

#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杨恩洪

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民族，青藏高原是藏族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创造了风格独特的高原文化，并世代传承，推陈出新。其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发展和光大的民间文化，是历史悠久、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中最可宝贵的部分。在藏族民间文化的宝库中，珍藏着一颗足以与世界文化精品相媲美的瑰宝，这就是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这部史诗流传时间之久远、流布地区之广阔、篇幅之长以及结构之宏伟，均堪称世界史诗之最。它承载着藏民族精神，是藏族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客观反映，是藏民族价值取向、共同理想、思维方式和文化规范的集中体现，是维系藏民族的纽带及自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支柱，为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多学科价值并正在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这部史诗不但在中国境内的藏、蒙古、土、裕固、纳西等民族地区广泛流传，成为民族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还跨越国界，在比邻的蒙古国、俄罗斯的布利亚特以及卡尔梅克、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流传。

## 卷帙浩繁的宏篇巨制

《格萨尔王传》堪称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至今，我们从史诗流传省区（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共搜集到各类手抄本、木刻本总数为289部，除去异文本约80部。就是说，该史诗被文人记录书写成文字的定本约有80部，如果按保守的方法计算，每部5000诗行、20万字，它的总数就有40万行、1600万字之多。实际上保存在艺人大脑中的史诗远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如青海果洛艺人格日坚参可以书写120部。仅按书面记录的40万行史诗计算，也已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几个著名的史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印度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也只有10万颂，计20多万诗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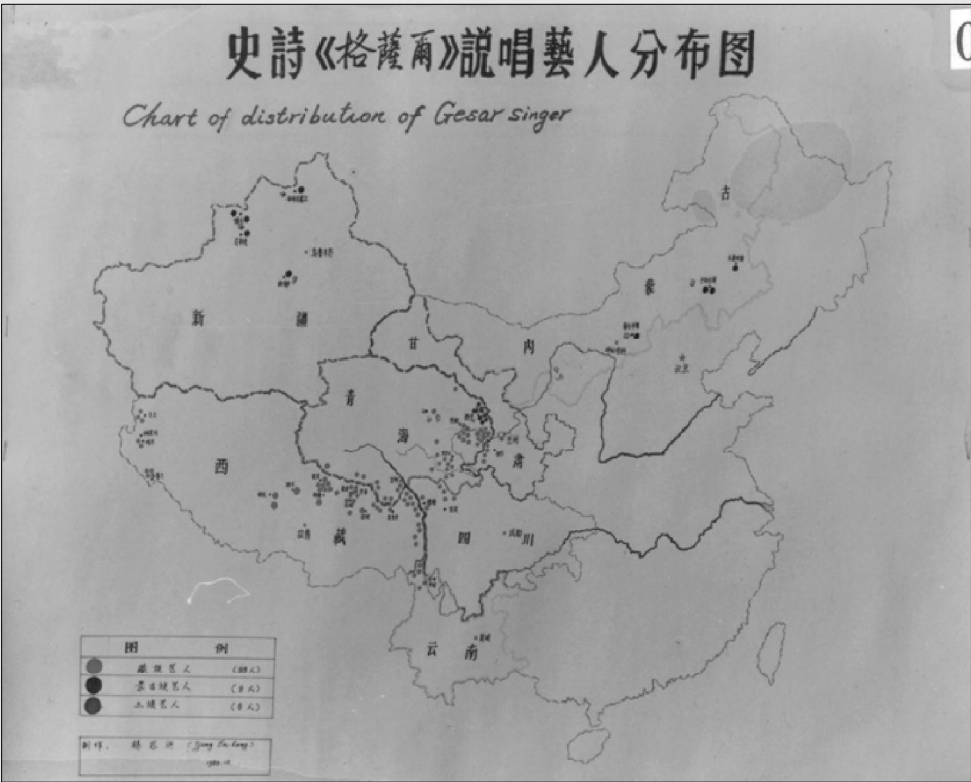
史诗展现的内容、艺人的传唱、开放式的结构以及散韵相间的形式，是《格萨尔王传》形成长篇巨制的原因。

1.丰富的内容及其所表现的深远、辽阔的时空是形成史诗巨制的主要原因。史诗以表现格萨尔王降伏妖魔、除暴安良、抑强扶弱、建立统一安定的社会为主题,为此描写了格萨尔率众进行的近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连绵一二百年(有的部说格萨尔活了200多岁)。除频繁的战斗描述外,史诗还广泛地涉及了藏族人民生活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涉及藏族数百年的历史,至少具有两次大分裂、大统一的历史背景:一是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分裂征战到吐蕃王朝的统一;二是公元9世纪至公元13世纪的分裂割据至萨迦王朝的统一及归入中国元朝版图。横向则涉及方圆数千公里辽阔土地上的上百个邦国与部落。漫长

的历史进程,繁复的邦国、部落间的关系,也只有宏篇巨制方能涵盖。

2.开放式的结构,为史诗篇幅的扩展创造了条件。开放式结构是《格萨尔王传》的主要结构方式。在进行的无数次战争中,始终围绕着一主线,即格萨尔王除暴安良、为民造福、统一高原的主题。这一主线的存在无疑对于史诗的完整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一主线与包容万千的开放式结构相辅相成,使史诗虽然“雪球似的增大”,却仍然服务于一个主题。与此同时,这种开放式结构也为不同风格的说唱艺人提供了发挥各自才能的天地。

人们一般把《格萨尔王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开篇,内容为英雄



诞生到赛马称王；第二部分也即征战部分，经历若干次大小战役，这是史诗的核心；第三部分为结尾，包括“安定三界”、“地狱救母（妻）”及返回天界。史诗对于第一、第三部分似乎有着较强的规定性，艺人们对于这两部分的说唱出入不大，它们呈相对固定的状态。史诗的开放式结构主要表现在第二部分（中间部分），其呈现了部数的多寡、同部的繁简等差异。这一部分结构较为松散，部与部之间的联系不十分紧密。艺人只要将较为重要的部纳入其中，并接上首尾即可成为自己完整的体系。那些才思敏捷的艺人正是在这第二部分上大显身手，除了说唱重要的大宗外，在各宗之间插入小宗，这些小宗并不是一次次独立的战争，可能是前面宗部的续尾，也可能是

下一部战争的起因和铺垫。如是越分越细，宗部不断增多，篇幅也自然加长。另外也有一些艺人运用自己丰富的社会、历史、地理知识，加以巧妙的构思，创作出一些新的战争情节。这样，史诗的第二部分就会随着艺人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和篇幅。

当然，创作这样一部结构庞大、气势宏伟的史诗，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它是多少世纪以来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包容万千的开放式结构是一种



格萨尔唐卡

最佳选择。它既有规定性的部分，又有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使说唱艺人可以游刃有余地进行创作与表演。这是史诗成为世界最长史诗的重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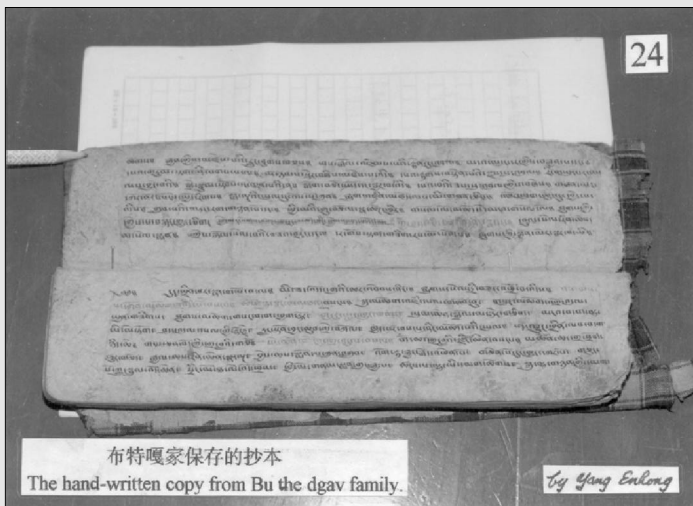
3.《格萨尔王传》采用的是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散韵结合的说唱体形式，由散文和韵文两部分组成。散文部分介绍故事内容和情节，韵文部分主要是人物对话和抒情。一般韵文唱词的比重大于散文叙述部分。唱词具有独立的内容，并非散文部分的重复。散文部分在

叙述时,也有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听起来似有韵脚,十分动听。唱词一般采用民间广泛流传的鲁体民歌(多段回环体藏族民歌,每段三、四、五句不等,每句八、九个音节)或自由体民歌的形式。

4. 史诗中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其成为艺术珍品的关键。

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其结构、情节的构思固然重要,然而更为重要的还是作为作品主体人物的形象塑造。史诗中从天界诸神,到人间群雄、众妖直至阴间的阎罗鬼魅,总计有千数之众。至高无上的神各具形态,尽职尽责;人间的妖魔各霸一方,涂炭生灵;地狱中的阎罗小鬼则执掌人们在阴间的归宿,使人们备受轮回之苦。神、妖、鬼的形象自是独具特色,与众不同。然而史诗中着墨最多、塑造得最成功的还是人的形象,特别是主要人物——英雄格萨尔及其爱妃珠牡。

格萨尔作为天神之子投胎人间,历尽苦难之后,经过赛马而一举称王,成为岭国国王,从此开始了他完成人间使命的征程。在史诗中他被塑造成一个神、人参半的形象。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神的力量,他能够呼风唤雨,变化无穷,从而降伏一切妖魔;同时,他又有着常人的一切特征,食人间烟火,有七情六欲,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血



西藏民间流传的《格萨尔》藏文手抄本

肉之躯,一位可亲可敬的英雄。

史诗《格萨尔王传》中人物形象刻画得最为生动、也最为成功的当推格萨尔王的妃子珠牡。“珠牡”已经成为藏族人民心目中美的代名词,她是一位集外貌美和心灵美于一身的人物。千百年来,人们将人世间一切美好的赞颂之词都献给了珠牡这一人物,对她倾注了无限的爱心。

珠牡不仅是一位具有美丽外貌的绝代佳人,同时又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的古代藏族妇女的杰出代表。她出身名门贵族,却拒绝了大食财王的婚聘,与当时一贫如洗的觉如(童年格萨尔)私定终身;在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她是挺身抗敌的女英雄;即使在被霍尔王强纳为妃之时,她仍千方百计捎信出来,盼望格萨尔前来解救。此外,珠牡又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伟大女性,在格萨尔征服霍尔后,她抛下了被迫与霍尔王生的3岁的儿子,与格萨尔同返岭国。这一情节使珠牡作为那一时代的女性典型

形象更加完美、丰满。

5.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格萨尔王传》作为藏族民间文学的精髓,也是丰富精湛的人民口头语言构筑的宏伟大厦,其中突出表现在民间谚语及赞词的大量运用。在史诗中,饱蕴着哲理的谚语比比皆是,而生机盎然的赞词也层出不穷,如英雄赞、马赞、刀赞、鞍韉赞、弓箭赞、盔甲赞、帽赞、服饰赞、帐篷赞、宫殿赞、酒赞、茶赞等,有几十种之多。这些十数行乃至上百行的赞词穿插在史诗中,不仅烘托了史诗英雄征战的主题,同时还向人们展示了藏族人民生活、生活的场景与经验;不仅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而且为藏族语言艺术增添了绚丽多彩的花朵。

### 民间诗神 雪域奇才

人们一般认为,创造了具有“永久魅力”的古希腊史诗的是一位盲艺人荷马,据说是他在小亚细亚一带民间口头流传的史诗短歌基础上综合编纂而成,后来被文人记录下来。如果说“荷马的艺术才能是座熔炉,通过它,民间故事、诗歌和诗的片段的粗矿石炼成了真金”(别林斯基语),那么,我国众多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就是一个巨大的熔炉群,通过他们千百年的传唱,铸就了世界民族文化的真金;同时,艺人还是一个巨大的珍宝库和民间文化的载体,通过他们的努力,先人世代智慧的结晶被保存至今。从这一意义上讲,《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是史诗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与史诗本身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演唱《格萨尔王传》的藏族艺人。

藏族《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一般被称为仲堪、仲巴,意为故事家,或精通故事的人,故事在这里就专指《格萨尔王传》。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艺人可以分为以下五类:即神授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掘藏艺人、圆光艺人。

神授艺人。他们说唱的史诗叫“巴仲”,直译为从天而降的故事。这类艺人大多自称童年做过奇怪的梦,梦醒后不学自会,便开始说唱。说唱的内容、部数由少变多,逐渐成为一名艺人。他们梦的内容不外乎是《格萨尔王传》中的若干故事情节,或史诗中的一位神、一位英雄指示他们把说唱《格萨尔王传》作为终生的使命,于是梦醒后便尊命开始宣扬格萨尔的丰功伟绩。由于他们把梦中达成的故事归结为神佛的赐予,故自称为神授艺人。据笔者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当时约有26位神授艺人活跃在藏区,他们居住在西藏的那曲、昌都地区以及青海的玉树、果洛等地。如今,这些艺人大多已经辞世,目前尚有8位艺人在世,他们已是年老多病,不能完整演唱。

神授艺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记忆力超群。他们大多不识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却可以出口成诵,流利地说唱史诗一二十部,甚至几十部、上百部。这些史诗的篇章就贮存在他们的大脑中,听众想听哪一部,艺人就可以像从数据库中自由提取信息一样,把指定的部分唱出来。著名的西藏边坝艺人扎巴不识字,却可以说唱42部,至1986

年他去世时,西藏大学已将其说唱的26部录了音,共计998小时录音磁带。目前还健在的85岁的桑珠艺人,出生在西藏北部的丁青县,一生浪迹高原,以说唱史诗为生,后定居在墨竹工卡县,他自报会说唱63部,至今由西藏社会科学院录音54部,2000多小时磁带。此外唐古拉艺人才让旺堆会说唱148部等。这些目不识丁的民间艺人真正无愧于鲁迅先生所冠予的“不识字的作家”的称号。这些艺人是史诗的载体,是史诗得以保存至今的知识宝库,没有他们世代的创作与传唱,就没有今天的史诗。

此外,神授艺人大多生活在祖传艺人家庭或《格萨尔王传》广泛流传地区,不少艺人的祖辈或父辈就是说唱艺人,他们正是在家庭或史诗说唱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成为艺人的。神授艺人均具有较特殊的生活经历。在旧社会,艺人地位十分低下,生活极端贫困,他们为生活所迫,以浪迹高原说唱史诗为生,为此,他们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在与其他艺人的交流中,其说唱的史诗也得到了充实和提炼。因此,神授艺人成为史诗说唱艺人中最杰出的艺人。

闻知艺人,藏语称为“退仲”,意为闻而知之的艺人,他们是在听到别人的说唱后或看到了《格萨尔王传》的本子后,才会说唱的。这部分艺人约占艺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多者可以说唱三四部,少则一二部,有的只是说唱一些章部中的精彩的片段。闻知艺人生活在史诗流传地区,对于《格萨尔王传》在藏区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吟诵艺人,藏语称为“丹仲”,意为

照本说唱的艺人。顾名思义,他们都具有阅读藏文的能力,其诵读的依据多为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手抄本、木刻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20年以来,大量出版的铅印本《格萨尔王传》成为他们诵读的依据。由于照本宣科,他们在说唱内容上基本是千篇一律的,为了得到群众的喜爱,他们便在曲调上下功夫。丹仲除继承了史诗传统的说唱调式外,还汲取了藏族民歌曲调的精华,使史诗的说唱曲调更加丰富多样,趋于系统化。如在玉树地区,就有大约80种不同的曲调流传。吟诵艺人主要居住在交通较为发达、藏文普及程度较好的地区。随着藏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会有更多识藏文的年轻史诗爱好者加入到吟诵艺人的行列。

掘藏艺人,藏语称为“德尔仲”,意



西藏那曲《格萨尔》女艺人玉梅

为发掘出来的伏藏故事。掘藏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术语,他们尊奉莲花生所传的旧密咒,具有将前人埋藏的伏藏经典挖掘出来并继承的传统,并称这些可以发掘伏藏的人为掘藏师。宁玛派把格萨尔王看作是莲花生和三宝的化身,因此信仰格萨尔,于是就出现了发掘《格萨尔王传》伏藏的掘藏师。掘藏艺人目前为数不多,主要居住在宁玛派广泛传播地域。

圆光艺人,藏语称为“扎巴”,意为占卜者。圆光本为巫师、降神者的一种占卜方法。据说圆光者可以通过铜镜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图像或文字,然后据此进行占卜。而圆光艺人则是借助咒语,通过铜镜“看到”史诗的文字,然后抄写下来。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县曾采访圆光艺人卡察扎

巴(已辞世),此后,未见其他圆光艺人。

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今天,古老的口耳相传的史诗说唱传统,正在受到冲击。近年来,说唱艺人锐减,史诗的口头传承正逐渐被书面传播所替代,为此,有效地保护这一濒危的说唱传统,使其得到延续、传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 藏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自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的建立及创制藏文起始,至今藏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1300余年。而对于公元7世纪以前漫长的藏族史前史,人们了解的就十分有限。近些年来,考古学家在青藏高原陆续发掘了一批属于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及铜器时代的墓葬,为了解古代藏族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然而要了解藏

族古代社会的社会结构、经济与军事形态、思想道德、意识观念、民间风俗习惯以及语言、文学、艺术等,仅凭考古资料还远远不够,仍需仰仗更多的文化遗存,如藏族人民长期共同创作并代代相传的大量口头文学作品,即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力的佐证。其中《格萨尔王传》是一部难得的珍品,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古代藏族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被人们称为藏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格萨尔王传》正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它所具有的永久价值:



藏族艺人桑珠 (Bsam grub)

by Yang Enhong

西藏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桑珠

1.《格萨尔王传》展现了古代藏族社会的社会形态。

史诗主人公格萨尔生活的时代,正是青藏高原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部落联盟为核心组成的部族向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共同体演变的时代,即民族形成的初期。在一个个部族中,有若干个部落。岭国就是如此,它的地域划分为上岭、中岭和下岭三部分。上岭居住着色氏八部落,中岭有文部六部落,下岭则是穆姜四部落的领地。此外还有噶珠秋部落、丹玛12万户、达绒18部落,共同组成了岭嘎波这一邦国(简称岭国。这里的“国”是指邦国,与现在的“国家”概念不同),共同的利益和荣辱将他们联系在一起。邦国内部实行军事民主制度,部落与部落之间是平等的。他们拥戴那些英勇无比的人为领袖。在这一民族形成的童年时代,为了捍卫共同的利益和维护生存权利,他们上下团结一致,反对外来侵略,进行了多次正义之战。通过不断的征战和交往,逐步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安定。史诗所表现的社会内容恰是藏民族形成及发展壮大历史进程的真实写照。他们由部族结为军事联盟,逐渐扩展到青藏高原的民族共同体。

2. 史诗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民族形成的过程。

《格萨尔王传》中关于战争的残酷性和掠夺性、关于婚姻关系和妇女地位的描述,清晰地表明它所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期。在《格萨尔王传》所描写的数次战争中,无论是格萨尔发动的正义战争,抑或邪恶势力

挑起的非正义战争,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因财产和美女引发的。每次战争结束时,胜者不但要掠去败者的珠宝财产,还要将战败国的后妃带回,作为战利品供人们享用。

3.《格萨尔王传》是分裂割据时期诸邦国之间相互讨伐、掠夺的真实写照,是处于英雄时代的藏族先民尚武观念的具体体现。

史诗叙述的战争经过及掠夺财产、妇女的内容是分裂割据时期高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民族自尊、英雄气概的真实体现。史诗揭示了生活在高原上的各个部落、邦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与近邻的交往以及部落邦国各自为政、弱肉强食、互相侵扰、互相掠夺的状况。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正是当时高原社会的真实写照。在岭部落,以赛马获胜者为王并获得财产、美女,是古代高原人们的尚武观念的体现。格萨尔进行的战争多为正义战争,镇妖降魔、扶助弱小、保家卫国是《格萨尔王传》的鲜明主题;赞美英雄、鄙视懦夫,在史诗中比比皆是。

4. 史诗中反映了佛、苯之争及藏族先民的原始观念与信仰。

在藏族历史上,产生于本土的原始宗教——苯教曾在藏族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吐蕃王朝内部的重大事件都要由苯教巫师来决定。苯教势力的逐渐增大,加之贵族常常左右着巫师们,构成了对王室统治的实际威胁。至公元7世纪,佛教的传入,使王室得到了一种与苯教抗衡的新的思想武器,于是佛、苯之间展开了一场长达200余年的斗争。



西藏宗教史上这场著名的佛、苯之争,在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得到了充分而生动的反映。如史诗中称格萨尔王是莲花生转世,是为了消灭外道魔鬼而投胎人间的,明显地把格萨尔作为佛教势力的代表,而四大魔王均为苯教代表人物,所以人们认为格萨尔王降伏妖魔、平定三界的战争是为了弘扬佛法而进行的。然而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我们在史诗中看到是比比皆是的原始宗教观念制约下的原始信仰事象。因此,史诗恰如一面镜子,为当代人折射出藏族先民的原始观念与信仰。

史诗中反映了原始观念制约下的原始信仰事象,如三界观念、万物有灵观念、灵魂寄存观念、事物中其福禄财运之魂“央”的存在、连接苍天与人间的天梯、煨桑-烟祭、梦占等等。

5. 史诗中保存了大量藏族先民的生产、生活知识。如煮茶、烧火:“火焰烧得要像猛虎跳,风袋打得要像野牛叫,柴烟要像彩云飞,茶气要像雾缭绕”。不同的燃料如牛粪、柏树枝、麦秸的不同烧法:“烧茶柴火多,烧法也不

少。黄刺是乌鸦,应当摆着烧。刺鬼是魔神,应当压着烧。羊粪是饿鬼,应当撒着烧。劈柴是英雄,应当堆着烧。柏树是好友,应当挑着烧。麦秸是青年,应当摆着烧。”这里不仅传授了烧火的方法,还巧妙的把这些燃料人格化,生动活泼。还有对于不同年龄、不同品种马的鉴别等等。

综上所述,人们不难看出史诗《格萨尔王传》不仅是一部文学巨制,同时又是一部反映藏族古代社会形态、历史、宗教及民风民俗的百科全书。

总之,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深深扎根于藏族民间文学的沃土,继承了藏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又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一朵璀璨的奇葩,是藏族人民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格萨尔王传》已经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此揭开了史诗抢救与保护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

# 名人传记

上半月  
Celebrity Biography

## 让我们记住创造历史的人

邮发代号 36-80  
每期 6 元, 全年 72 元

### 名人传记

展示领袖元帅将军大师的风采与智慧  
品味政治经济文化名人的沉浮与坎坷

### 主要栏目:

焦点人物	口述历史	大家	人物春秋
流金岁月	作家天地	名人恋情	艺苑奇葩
环球人物	往事漫忆	名人养生	名人在线
学问人生	体坛精英	我与名人	财富人生

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编: 450011 电话: 0371-65384197